

明末十家集第五冊

揚州十日記

江都王秀楚記

乙酉夏四月十四日督鎮史可法從白洋河失
守踉蹌奔揚州閉城禦敵至廿四日未破城前
禁門之內各有兵守予住宅新城東楊姓將守
烏吏卒甚置予宅有二卒左右隣舍亦然踐踏
無所不至供給日費錢千餘將不能繼不得已
共謀為主者觴予更謬為恭敬酬好款洽主者

喜誠卒稍遠去主者喜音律善琵琶思得名妓以娛軍暇是夕邀予飲滿擬縱恣忽督鎮以寸紙至主者覽之色變遽登城予衆亦散

廿五日次早督鎮牌諭至內有一人當之不累百姓之語莫不感泣又傳巡軍小捷人：加額焉午餘有妯娌自瓜州來避興平伯逃兵與平伯高傑也督鎮嫌予婦緣久別相見唏噓而大兵入城之語已有一二為予言者予急出詢諸人或曰靖南侯黃得功援兵至旋觀城上守城者尚

而立市上人言洵：披髮跣足者繼塵而主問之心急口喘莫知所對忽數十騎自北而南奔騎狼狽勢如波湧中擁一人則督鎮也蓋奔東城外兵逼近不能出者欲奔南閔故由此是時始知敵兵入城無疑矣突有一騎自南而北撒韉緩步仰面哀號馬前二卒依：轡首不捨至今猶然在目殆未傳其姓氏也騎稍遠守城丁紛：下竄棄冑拋戈并有碎首折脛者迴視城槽已一空矣先是督鎮以城狹砲不得展

城堞設一板前置城經後接民居使有餘地得
便安置至是工未畢敵兵搯弧先登者白及亂
下守城兵民互相擁擠前路逼塞皆奔所置木
板匍匐板後援得及民屋新板不固托足即傾
人如落葉死者十八九其及屋者足踏瓦裂皆
作劍戟相擊聲又如雨雹挾彈鏗然鉤然四響
不絕屋中人惶駭而出不知所為而堂室內外
深至寢闈皆守城兵民緣屋下者惶々覓隙潛
匿主人豈能呵止外廂比屋閉戶人煙屏息予

廳後面城牆從牕隙中覩見城上兵循南而西
步武嚴整淋雨亦不少懈學疑為節制之師心
稍定忽叩門報急則隣人相約共迎王師設案
焚香示不敢抗予知事已如此連應曰唯々于
是改換服色引領而待良久不至予復至後牕
窺城上則隊伍稍踈或行或止俄見有擁婦女
雜行其間服飾皆揚俗予始大駭還語婦曰兵
入城倘有不測尔當自裁婦曰諾有金若干付
汝收藏我輩休想復生人世矣予趨出望北來

教騎皆按轡徐行過迎王師者即俯首若有所語是時人自為守往來不通雖相違咫尺而氣息莫聞迨稍近始知為逐戶索金也然意頗不奢稍有所得即置不問或有不應雖操刀相向尚不及人而卒受斃者揚人導之也次及予門一騎獨指余呼後騎曰為我索此藍衣者後騎方下馬而予已飛遁矣後騎遂棄余上馬去予心計曰我粗服類鄉人何獨要予、弟至余兄亦至因同謀曰此居左右皆富賈彼亦將富賈視我奈何遂從僻逕托兄弟挾婦女冒雨至仲兄宅、在何家坟後肘腋皆窶貧居也予獨留後以觀動靜俄而伯兄至曰中衢血濺矣留此何待予伯仲生死一處亦可不恨予遂奉先人神主偕兄至仲兄宅當是時兩兄一弟一嫂一姪又一婦一子二外姨一內弟同避仲兄家天漸暮大兵殺人聲已徹門外回乘屋暫避雨尤甚十數人共擁一毡絲髮皆濕透門外哀痛之聲悚耳懾魄延至夜靜乃敢扳簷下屋敲火炊

食城中四週火起近者十餘家遠者不計其數
赤光相映如電熖爍聲轟耳不絕隱々又聞擊
楚敲哀風淒切慘不可狀飯熟相顧驚惶庭淚
下不能舉箸亦不能設一謀予婦取前金碎之
分為四兄弟各藏其一髻履衣帶內皆有婦又
覓破衲舊履為分換訖遂張目達旦是夜也有
鳥在空中如笙篁聲又如小兒啼哭聲如在人
首不遠詢諸人皆聞之廿六日頃之火勢稍息
天亦漸明復乘高升屋躲避已有十數人伏天

溝內忽東廂一人緣牆而上一卒持刃隨之迫
躡如飛望見予衆遂舍所追而奔予々惶迫即
下竄兄繼之弟又繼之走百餘步而止自此遂
與婦子相失不復知其生死矣諸黔卒恐避匿
者多給衆人以安民符即不誅匿者兢云從之
共集至五六十人婦女叅半兄謂余曰我落々
四人或遇悍卒終不能免不若投彼犬羣勢衆
則易避即不幸生死相聚無恨也時方寸已亂
不知救生良策共曰唯々相與就之領此者三

滿卒也搜予兄弟金皆盡獨遺予未搜忽來婦人內有呼予者視之乃余友朱世兄之二妾也予急止之二妾皆散髮露肉足深入泥中沒脛一妾猶抱一女卒鞭而擲之泥中旋即驅走一卒提刀前導一卒橫槊後逐一卒居中或左或右以防逃逸數十人如驅牛羊稍不前即加捶撻或即殺之諸婦女長索繫頸纍纍如貫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滿地皆嬰兒或襯馬蹄或藉人是肝腦塗地泣散盈野行過一溝一池堆尸

貯積矣手足相枕至一宅乃廷尉永言姚公居也從其後門直入屋宇深邃處處皆有積屍意此間是吾死所矣乃逶迤達前戶出街復至一宅為西商喬永望之室即三卒巢穴也入門已有一卒拘數美婦揀拾箱籠綵緞如山見三卒至大咲即驅予輩數十人至後廳留諸婦置旁室中列二方三衣匠一中年婦人製衣婦奉郡人濃抹麗妝鮮衣華飾指揮言笑欣然有得色每遇好物即向卒乞取曲盡媚態不以為耻

卒嘗謂人曰我輩征高麗擄婦女數萬人無一失節者何堂：中國無耻至此三卒將婦女盡解濕衣自表至裡自項至踵并令製衣婦人相修短量長窄易以鮮新諸婦女因威逼不已遂至裸体不能掩換衣畢乃擁諸婦女飲酒食肉無所不為不顧廉耻一卒忽橫刀躍起疾呼向後曰蠻子來近前數人已被縛吾伯兄與仲兄曰勢已至此夫復何言持予手前第一隨之被執男子五十餘又提刀一呼魂魄皆喪無一人

敢動者予隨伯兄出廳見外面殺人衆皆次第得命予初念亦付就縛忽心動若有神助潛身一遁復躲避至後廳而五十餘人不知也廳後宅房尚存老婦不能躲避穿至後面盡牧駝馬不能踰走遂俯就駝馬腹下匍匐而出若驚駝馬稍一舉足即成泥矣又歷宅數層皆無走路惟旁有術可通後門而術門已有長錢釘之銅予復由後術至前堂聞堂殺人聲愈惶恐回顧左側有廚中四人蓋亦被執治庖者予求收八

使得叅司火掌汲之役四人拒曰我四人黥而役者也使再黥而增入必疑有詐禍必先我予哀求不已乃更大怒欲執予赴外予乃出心益急視堦前有架：上有甕去屋不遠乃援架而上手方及甕而身已傾仆無可奈何仍急趨旁衙門兩手捧錐搖撼而度終莫能動擊以石則响達外應恐覺不得已又復搖撼指破血流錐忽動盡力一拔錐已在握急掣門木槿也濡雨而漲其堅塞倍于錐予迫甚但力取屐：不能

出而門樞忽折扉傾垣頽散如雷震予急聳身飛越亦不知力之何來也疾趨後門出即為城脚時兵騎充斥前進不能即于喬宅左隣後門挨身而入凡可避處皆有人必不肯容由後至前凡五進皆如是直至大門已臨通衢兵丁往來絡繹不絕人以為危地而棄之予急入得一榻：顛有仰頂曰綠柱登之屈身而匿喘息方定忽聞隔牆吾弟哀號殺又聞舉刀砍擊殺復聞予兄哀懇曰吾家有金在地窖中放我取獻

一擊復寂然予時神已離舍心若焚膏眼枯無
淚腸結欲斷不復自主也旋有卒挾一婦人直
入欲宿此榻婦不肯強而後可予幾不免焉頃
之卒仍挾婦人而去予以兩手扳梁行條而上
上有席蔽中黑如漆仍有兵至以矛上搦知是
空虛料無人在上予始得竟日未遇兵然在下
被刃者又不知幾何人街前每數騎過必有數
十男婦哀號隨其後是日雖不雨無日色不知
旦暮久之軍騎稍踈左右惟聞人聲甚泣思吾

弟兄已傷其半伯兄亦未下存止予婦予子不
知何處欲踪跡之或得一見乃附梁徐下躡足
至前街、中人首相枕藉莫辨為誰俯尸遍呼
無應者遙見南首數火炬蜂擁而來予急避之
循郭走城下積尸碍步數跌復起每有所驚即
仆地如僵尸久之得達小路、人昏夜互觸相
驚駭大街上舉火照耀如白日自酉至亥方及
兄家大兄已先返吾婦子俱在予與伯兄哭未
敢遽告仲兄季弟之被殺也予詢婦何以免婦

曰方卒之返逐也子先奔衆人繼之獨遺我、
抱彭兜投屋下不得死吾妹踢傷足亦臥卒將
我二人至一室屋中男婦籠十人皆魚貫勾縛
目囑我于諸婦曰者守之無使逸者卒持刀出
又一卒入劫吾妹去久之不見卒至遂給諸婦
出之即遇洪姬相携至故處致幸免洪姬者仲
兄內親也婦詢予告以故哭泣良久洪携宿飯
相勸哽咽不可下外復四面火起偕于昨夕潛
出戶遙見何家塚中樹木陰森哭音成籟或父
呼子或夫覓妻慘不忍聞回至洪宅婦欲覓死
予竟夜與語不得間東方白矣

廿七日問婦避所引予委曲至一椀所古瓦荒
磚久絕人跡予蹲乱草中置子于椀覆以蘆席
婦棲居其前我曲附于後揚首則頂露展足則
踵見微出氣息拘手足為一裹魂少定而殺敵
逼至刀環向處搶呼乱起齊敵乞命者或數十
人或百餘人遇一卒至南人不論多寡皆垂首
匍伏引頸受及無一敢逃者至于紛、子女百

交啼哀鳴動地更無論矣至午後積尸如山殺掠更甚幸至晚予等逡巡走出歸免酣臥柩上自早至暮不啼不言亦不欲食渴時欲飲取片瓦掬海水潤之仍睡去呼醒抱與俱去洪姬亦至知吾嫂又被劫去吾姪在襁褓竟失所在嗚呼痛哉甫二日而兄嫂弟姪已亡其四矣相與覓臼中餘米不得遂與伯兄枕股忍飢達旦寔是夜予婦覓死絕斃賴洪姬救免

廿八日予謂伯兄曰今日不知誰存吾兄幸無恙乞與彭免保其殘喘兄垂淚慰免遂別逝他處洪姬謂予婦曰我昨匿柩中終日貼然當與子易而避之婦堅不欲仍到柩後同匿焉未幾數卒入破櫃劫姬去捶擊百端卒不供出一人予甚感德之少間兵來益多及予避所者前後接踵或一到屋後望見柩而去忽有十數卒响喝而來其勢甚凶俄見一人至柩前以長竿搦予足予驚而出乃揚人為彼嚮導者面則熟而忘其姓予向之乞憐彼索金搜之始釋予出語

諸卒曰姑舍是諸卒乃散去喘驚未定忽一紅
衣少年搦長刃直抵予所舉鋒相向獻以金復
索予婦、特孕九月矣死伏地不起予給之曰
婦孕多月昨乘屋跌下因之壞萬不能生安能
起來紅衣者不信回視腹中薰驗以先塗之血
袴遂不顧所攜一少婦一幼女一小兒、呼母
索食其人怒一擊腦碎而死挾婦與女去予謂
此地人逕已熟不能存身當易別去婦欲自盡
予亦惶迫無主兩人遂出並縊于梁忽項下雨

繩一時俱斷併跌于地未及起而兵已盈門直
趨堂上未暇過兩三廊予婦急趨門外逃奔一
州房中悉却間婦女留婦而却予、急奔南首
草房其草堆積連屋予發其巔俯首伏匿復以
亂草覆其上自以為無患矣須臾卒至一躍而
上以長矛搨其下予從草間出乞命後獻以金
卒搜州中又得數人皆有所獻而免兵既去數
人復入草間予窺其中有方桌數張外圍皆草
其中廓然而虛可容二三十人予強竄入自謂

得計不意敗垣從半腰忽崩一穴中外洞然已
為兵窺見乃自穴外以長矛直刺當其前者無
不被大創予股亦傷前者盡為卒得後者倒扒
而出予復至婦所婦同眾婦女皆伏卧積薪以
血塗面糞綴其髮烟炭飾面形如鬼域相認以
聲予求懇得入草底眾婦女擁卧其上閉氣不
敢動危悶絕婦以竹筒授予口啣其末出其端
于上氣方達得下死戶外有卒一時手殺二人
其事甚怪筆不能載諸婦無不戰慄忽哀声大
舉兵已入至復大步而去天漸黑諸婦起予始
出草中汗如雨復同婦歸洪宅洪老嫗皆在伯
兄亦來云是日被刳去負擔賞以千錢仍付令
旗放還途中乱尸山疊血流成渠又聞有王姓
將爺居照陽李宅以錢數萬日給難民其党殺
人往々勸阻多所全活是夜悲咽之餘昏々睡
去次日則廿九矣

自廿五日起至此已五日私幸或可薄殺人紛
紛傳沈城之說城中殘喘冒死縋城逃者大半

城外已命人利城中所有結伴夜入官溝盤詰
搜其金銀人莫敢誰何予等既不能越險以逃
而伯兄又為予不忍獨去延至平旦其念遂止
原避處知不可予婦以孕故屢獲全獨以予
匿池畔深州中婦與彭兒哀臥其上有數卒至
為剗出者再皆少獻賂而去繼一狼卒來鼠頭
鷹眼其狀甚惡欲剗予婦之懼蹇以前語告之
不聽逼使起立婦旋轉地下死不肯起卒舉刀
亂打血濺衣裳表裏濕透婦先戒予曰倘遇不

幸吾必死矣勿以夫婦故乞哀徒累子故予遠
躲草中為不知耶予亦謂婦將死而惡卒仍不
捨將婦髮周數匝于臂橫拖而去怒叱毒打由
中陌至深巷一箭之地環曲以出大街數步必
擊數下哭過眾騎中一人與卒滿語數句遂捨
予婦而去始得匍匐而返大哭一番身無完膚
矣忽又烈火四起何家坟前後多州房燃則立
刻成燼其有寸壤隙地一二漏網者為火一起
無不奔竄自出遇害而無一免亦有閉戶焚

死者大約此際無處可避亦不能避惟出露道
旁與尸骸雜處生死俱未可知予與婦子並外
往塚後泥首塗足殆無人形火勢愈熾墓中喬
木燒着光如電灼声如山崩風勢怒號赤日慘
澹為之無光目前如見無數夜叉鬼驅殺千百
地獄人而馳逐之驚悸之餘時作昏憤蓋已不
知此身之在人世間矣驟聞足鼓震响慘呼慟
心回看墻畔則伯兄被獲與卒相持兄力大擻
而得脫卒遂趕去此卒即刳而復捨者也半胸

不至予心搖：伯兄忽走來赤身披髮為卒所
逼不得已向予索金救命予僅存一錠出以獻
卒而卒怒甚牽刀擊兄：輾轉地上流血滿身

彭兒拉卒涕泣求免

時年五歲

卒以免衣拭刀血再

擊而兄將斃矣旋拉予髮索金刀背亂擊不止
予訖金盡他物可也卒牽予髮至洪宅予婦衣
物置兩甕中倒發塔下盡發以供其取凡金珠
之類無不要而衣服擇好者取焉見兒項下有
銀鎖將刀割去：時顧子曰吾不殺汝自有人

殺你也知沈城之說已確料必死矣置兒于完
全婦急出看兄前後項皆被傷深入寸許胸前
更烈予二人扶至洪完問之亦不知痛楚忍贖
忽魁予夫婦復至坟處躲避隣人俱卧亂草叢
中忽有作人語曰明日沈城必殺一盡當棄汝
婦與吾同走婦亦勸余：念伯兄垂危豈忍舍
去又前所持者猶有餘金今金已盡料不能生
一痛氣絕良久而蘇火亦漸滅遙聞炮声往來
兵丁斬少予婦抱兒坐糞窖中洪姬亦來相依

有數卒擄四五個婦人內二老者悲泣兩少者
嬉笑自若後有二卒追上奪婦自相奪擊內一
卒勸解作滿語忽一卒將少婦負至樹上野合
餘二婦亦就被污老婦哭泣求免三少婦恬不
為耻十數人互為奸淫仍交与追來二卒而其
中一少婦已不能起走矣予認知為焦氏之媳
其家平日所為應至如此驚駭之下不勝嘆息
忽見一人紅衣佩劍滿帽皂靴年不及三十姿
容俊爽隨從一人衣黃背甲貌亦魁梧後有楊

州數人跟隨紅衣人熟視予曰視尔非若儔輩
中寔言何等入予念有以措大而獲免者有以
措大而立斃者不敢吐寔飾詞以告復顧諸婦
子問是誰具告以寔紅衣人曰明日黃爺下令
封刀汝等得生矣命隨人付衣統件又金一錠
問汝等幾日不食予荅以五日矣命跟我來予
與婦且信且疑不敢不行至一宅所蓄甚富魚
米充盈向一婦人曰你好々待此四人與予別
去時已暮予內弟被卒刳去不知存止婦傷之

特甚少頃搬出魚飯食予完去洪完不遠予取
魚飯食吾兄：喉不能咽為兄拭髮洗血心如
刀割是日聞封刀之語眾心稍定明日為五月
朔日勢雖不甚然未嘗不殺掠而富家大室披
括無餘女子有十餘歲起搶掠殆無遺類是日
興平伯復入揚城而寸絲粒米盡入虎口矣蕭
條殘破難以奉述

初二日傳府道州縣已置官吏執平安民牌遍
諭百姓毋得驚懼又諭各寺院僧人焚化積尸

而寺院中藏匿婦女亦復不少亦有驚餓死者
查簿載教共八十餘萬其落井投河閉門焚燬
者不與焉

初三日出示放賑偕洪姬至缺口關領米。即
督鎮所儲軍糧如邱陵數千担片時薄然一空
往來負戴者俱隳頭爛額臂脛傷折刀痕滿面
如燭淚成行捨米之際雖親友不相顧强者去
而復來老弱被重傷者終日不得升粒

初四日天晴烈日蒸燻屍氣燻人前後左右處

處焚燒如烟如霧腥聞數十里是日予燒棉及
人骨成灰以療兄瘡垂淚頷之不能出聲

初五日幽僻之深始稍出來相逢各淚下不能
出一語予等五人雖獲稍甦終不敢居內宅晨
起早食即出處塾畔其裝飾一日如前日蓋往
來打糧者日不下數十輩雖不搃戈而各制捷
恐赫詐人財物每有斃于杖下者一遇婦女仍
肆擄掠初不知為清兵為鎮兵為亂民也是日
伯兄因傷重刀瘡迸裂而死傷哉痛哉痛不可

言予初被難時兄弟嫂姪婦子親共八人今僅
存三人其內弟外姨又不復論自四月二十五
日起至五月五日止共十日其間皆身所親歷
目所親睹故漫記之遠處風聞者不載也後之
人幸生太平之世享無事之樂不自脩省一味
暴殄者閱此當驚惕焉耳

附

時為督鎮裁惟有一死謝百姓或曰督鎮大
臣也守官當死督鎮不當死也夫不死者將
幸免為守江計死易守江難為其難者舍其
易者賢矣獨計守江守河守廣陵一也不能
澄清河朔則守白洋白洋不守則守廣陵廣
陵又不守奔以守江南無論不能越江不克
渡借使潰圍得渡猶之白洋廣陵也亦何益
哉

揚城陷每滿卒一隊必有內地一二奸宄為之引故初但知殺人取財後乃知某為顯官某為富戶矣初但知深入閨闈後乃知破壁啟窖凡隱微之處無不至矣大約維揚百姓始終死于高傑崇禎一變即肆鴟張假爭鎮之名冒擁立之績席踞邗溝而閨廟之地盡為瓦礫及道隣為和事老人即督鎮專務調停抑萬里長城之靖南即黃而守狼子野心之叛寇指高傑竟為安插舊城遂使故巢春燕

化為別宅秋鴻反客為主十餘年名重天下者乃舉動狼狽至此迨乎睢陽至此計就逆藩授首元爵以乳臭廝養謂宜圖之反掌釋其兵力而乃錫封蔭伯恭數萬豺狼之中遂使宿將回之赴疆敵國以為口寔予讀定國先朝之檄未嘗不切齒于當事者也乃魯騎渡河不當用而放縱之借以回北旆之指致傑兵一出如窮寇無歸沙洲一帶悉遭狼噬大橋以東殺人如麻而紛々愚氓至反以圖

中為梁土携老挈幼望危珠如飛蛾之投火
自四月初八日廿四日入城者何止數萬盡
驅之鋒鏑之下而殲焉是誰為之咎者予乃
城陷之後復使其假虎威嗾殘喘真可謂天
道無知矣予友廷直鄭子之言曰壞西北之
天下者孫白谷也壞東南之天下者史道隣
也知言哉

